



# 京门风月 上

## ② 锦绣笙歌

媲美《琅琊榜》的权谋巅峰之作，  
在这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锦绣乾坤无非一个“斗”字。  
斗得酣畅淋漓，斗得快活恣意。  
终将都成为传奇，留给后人说——  
继《妾本惊华》《纨绔世子妃》后又一经典力作，  
古言大家西子情再创巅峰传奇！  
帝京城为棋，朱门锦绣，公子谋情，步步紧逼！  
秦王朝为盘，轻歌侯府，美人守心，寸寸不让！

西子情 作品  
XIZIQING  
WORK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京门风月

## ② 锦绣笙歌

[上]

西子情 | 作品  
XI ZI QING | WORK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京门风月. 2, 锦绣笙歌 : 全2册/西子情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259-5

I. ①京… II. ①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77468号

书 名 京门风月 2 锦绣笙歌  
作 者 西子情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 策 划 李文峰 风染白  
责任 编 辑 姚 丽  
文字 编 辑 风染白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550千字  
印 张 34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8259-5  
定 价 59.8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阅读改变女性 · 女性改变未来 ——

# 目录

## CONTENTS

京 门 风 月

第一章	聘礼	1	第十一章	赌局	139
第二章	筹谋	15	第十二章	颜面	153
第三章	亲热	29	第十三章	争执	167
第四章	赏花	42	第十四章	维护	180
第五章	初吻	55	第十五章	狠吻	194
第六章	出京	69	第十六章	喜欢	206
第七章	解毒	83	第十七章	灌酒	220
第八章	相遇	98	第十八章	摆脱	234
第九章	扒皮	111	第十九章	追来	248
第十章	春意	126	第二十章	收服	262



# 目录

## CONTENTS

京 门 风 月

第二十一章	热闹	277
第二十二章	针锋	290
第二十三章	和蔼	303
第二十四章	依偎	317
第二十五章	消息	330
第二十六章	在意	344
第二十七章	商议	358
第二十八章	说亲	371
第二十九章	高兴	384
第三十章	战书	397
第三十一章	咬你	410
第三十二章	飘香	423
第三十三章	同房	437
第三十四章	大火	449
第三十五章	拒绝	461
第三十六章	下雨	473
第三十七章	外公	485
第三十八章	圣灵	497
第三十九章	审问	509
第四十章	温软	520
第四十一章	坦白	529





## 第一章 聘礼

京 门 风 月

每日这个时辰，秦铮应该是在英亲王府落梅居后院的场地练武。

今日竟然来了她海棠苑后院的海棠亭！

谢芳华看着秦铮，清俊隽永，如花胜华，姿色瑰丽，满亭海棠花加起来，也不及一个他。她怔了怔，目光染上几分恍惚。

秦铮本来脊背靠在树干上，仰着头，目光微带懒意地看着东方天空。但是在谢芳华出现在门扉的第一时间，他倏地转过头来，目光直直地看向了她。

谢芳华顿时收回视线，反射性地垂下了头。

秦铮双眸随着她垂头的动作眯了眯，须臾，嘴角勾起，绽开一抹柔和的笑意，抬手跟她打招呼：“早啊！”

早？谢芳华皱眉，的确是早！但他是不是还没分清这是哪里？她定了定神，抬起头，面色平静自然地看着倚在海棠树干上的他：“铮二公子大早上怎么跑来了忠勇侯府？”

且还悄无声息地进入了她的海棠亭，难道满府的隐卫都是摆设？连吱一声的人也没有？侍画、侍墨也没发现？

“想你就来了！”秦铮往日深黑色的眸子在海棠花的映射下染上琉璃色，他看着谢芳华，话语自然地道，“原来，等待未婚妻起床竟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情。”

谢芳华蹙眉：“你是怎么进来的？”

“走大门！”秦铮坦然答道。

谢芳华看着他：“就算你走的是大门，但又如何进得了我这海棠亭？”

虽然前日谢云继悄无声息地进了海棠苑，但那是因为品竹等人被宫里的柳妃、沈妃给调走了，被留下的侍画和侍墨不是谢云继的对手才让他有机可乘。经过前日晚上的教训，侍画、侍墨、品竹等八人对海棠苑重新进行了一番布置，将各自的房间分别安置在八个方位的一个角落，将海棠苑守得固若金汤，连她都能感受到三步一桩的暗哨。可是秦铮竟然还能悄无声息地进来，并且光明正大地坐在这里不被发现，让她不得不重视起来。他的武功她自以为清楚不过，但是也不足以不惊动任何人。

若是忠勇侯府和她的海棠苑这般好进的话，这么多年来，她没在家的事情也不会不被人发现了。

秦铮微笑，懒洋洋地道：“海棠苑外是布置了许多护卫，但是拦不住我。倒不是没人发现，而是我有爷爷的令牌。”话落，他伸手入怀，掏出一枚令牌，在谢芳华的面前抖了抖，得意地道：“这个你认识吧？有了它，谁敢拦我？”

谢芳华清楚地看到他手中拿的的确是出入忠勇侯府的令牌，而且这块令牌不同于府中人普通的出入令牌，而是爷爷特制的令牌，她和哥哥手里各有一块，代表身份，能随意调遣府中护卫。她顿时蹙起眉头：“爷爷怎么会给你这个令牌？”

秦铮扬眉：“自然是爷爷喜欢我。”

谢芳华眉头拧紧，暗骂了一声，若是他有爷爷给的这块令牌，侍画等人就算见他闯入也不敢拦他。她有片刻沉闷，对他伸出手：“将令牌拿来，我看看是不是真的，也许是你伪造的也说不定。”

秦铮呵了一声，不但不给她令牌，反而将令牌揣进了怀里，一副我看透你不安好心的表情道：“你当爷傻吗？给了你就再拿不回来了。我才不上当。这个自然是真的，不信你去问爷爷。”

谢芳华没得逞，深吸了一口气：“铮二公子，容我提醒您，那是我爷爷！”

“我以前喊老侯爷，喊谢爷爷，左右不过是一个意思。如今我喊爷爷，他高兴着呢。”秦铮眸光清亮，凝视着谢芳华，对她道，“你站那么远做什么？过来！”

谢芳华站着不动。南秦京城贵裔公子哥里，若说爷爷对谁看得上眼，怕也就是秦铮了。他的离经叛道、不羁世俗、轻狂张扬都让老头觉得这才是少年该有的血气，喜欢他，给他令牌让他从今以后自由出入忠勇侯府也不奇怪。既然令牌已经给了他，再纠葛也拿不回来，谢芳华看着他问：“今日是初二，你就没有事情可做？”

“皇叔给满朝文武都沐休了七日的假，上书房的课自然也不用上了；正当年节，各府都是吃喝玩乐串亲戚，的确没什么事情可做。”秦铮动了动身子，随着他晃动，海棠花簌簌飘落，风吹起，轻飞乱舞。

谢芳华见他华贵锦袍沾染了海棠花瓣，如轻粉点缀，让他的姿容更加清贵瑰丽，她撇开头：“就算没事情可做，你也不能总耗在忠勇侯府。”



秦铮笑了一声，看着她眸光轻闪，没说话。

谢芳华本来想来海棠亭练武，却不料秦铮等在这里，便打消了念头，转身往回走。她刚抬步，秦铮便从树干上跳了下来，脚沾地之后，随意地拍了拍衣袍，向外走去。

谢芳华不理睬他，回到海棠苑，进了屋。

侍画、侍墨跟随谢芳华进屋，一个侍候她洗脸，一个侍候她梳头。

秦铮尾随谢芳华来到海棠苑，堂而皇之地跟随她进了屋。

谢芳华从心底升起无奈。她回家三日，竟依然无法摆脱秦铮在她面前转悠，他到底想做什么？她忍着脾气道：“铮二公子，举南秦，或者说举天下，是不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在大婚之前就将未婚妻的闺阁当作自己家一样随意进出的事儿？”

秦铮见她已经净完面，坐在了菱花镜前梳妆，他走到她身边站定，看着侍墨为她梳头，扬了扬眉，张狂不屑地道：“是没有这样的规矩！但爷何曾守过规矩？爷就做这第一个随意出入未婚妻闺阁的人，谁又能将我如何？”

谢芳华闻言忍无可忍，忽地对他出手。

掌风凌厉，若是不躲开，势必要伤筋动骨。

秦铮自然不会等着挨打，他瞬间错开身，躲开了谢芳华的一掌，转眼间就退出了一步外。

侍墨本来站在谢芳华身后为她梳头，不料谢芳华突然动手，慌乱中，扯掉了她一缕青丝。

谢芳华本来还想再出掌，但是头皮微微一痛，便住了手，扭头看向身后。

侍墨脸一白，顿时跪在了地上：“小姐恕罪，奴婢不小心……”

“笨手笨脚的丫头，留之何用？来人，拖下去乱棍打死！”秦铮忽然恼怒地轻喝。

侍墨身子一颤，未出口的话再也不敢说了。

谢芳华顿时沉下脸，冷冷地看着秦铮：“这里是我的忠勇侯府，我的闺阁，我的人，秦铮，你要耍公子哥的脾气，回你的英亲王府去！要想乱棍打死人，也别在我这里说。”

秦铮一噎，转回头，瞪着谢芳华。

谢芳华沉住怒气，对早已吓得不知所措的侍墨摆摆手：“起来吧！不关你的事儿。”

侍墨不敢抬头，默默地站起了身。

“继续梳！”谢芳华吩咐。

侍墨稳了稳心神，重新拿起梳子，比之前更小心翼翼地谢芳华梳头。

谢芳华不再看秦铮，当他不存在。

“谢芳华，你觉得爷总是出现在你面前碍眼是不是？”秦铮见谢芳华开始对他视若无睹，顿时恼怒，“爷就是要日日出现在你面前，让你……”

“秦铮兄！”此时，海棠苑外传来谢墨含熟悉的声音。

秦铮顿住话，看向门外。

只见谢墨含走了进来，身后跟着听言。他沉着脸不再言声，看着那二人走来。

“秦铮兄，听言说有事情，四处找不到你，找到了忠勇侯府，我猜你也是来了这里。怕耽误了正事儿，便带他过来找你了。”谢墨含来到门口，挑开帘幕，进了屋。屋中僵硬的气氛让他心思微动，但并未表露于面，温和地笑道：“你快问问什么事儿吧！听言急得都快哭了。”

秦铮闻言怒气不减，对站在门口的听言质问：“找我什么事儿？”

听言听出秦铮正在发怒，暗骂自己来得不是时候，但是能找到公子就是万幸了，立即苦着脸道：“清河崔氏来人了，是那个人亲自来的，要将我抓回去，如今正在跟小姑姑谈呢。我不想回去，但是我说的话不算数，公子，你得救救我啊……”

秦铮眉目有些冷：“你父亲亲自来的？”

“就是他！”听言哭丧着脸，“若是别人来，我至于没有做主的权力吗？”

“那就回去吧！”秦铮转过身，冷言道。

听言顿时睁大眼睛，急得跺脚：“公子，您不要我了？我不要回去！我早就说过我不回去，您不是也答应了吗？您可不能在这节骨眼儿上反悔啊……”

秦铮不理听言，重新走到谢芳华身边，对侍墨道：“将木梳给我。”

侍墨手一颤，对刚刚的事情仍心有余悸，抓着木梳的手僵在空中，不知道该不该给。

秦铮眯起眼睛，看着侍墨：“就算这里是忠勇侯府，我秦铮说杀谁，也是眨眼之间的事情。就算你家小姐也保不住你，你信不信？”

侍墨顶不住秦铮的凌厉，后退了一步。

谢芳华彻底怒了，腾地站起身：“秦铮，她不过是个婢女，你为难她做什么？”

“从今以后，除了亲人外，让你护着的人，为了他（她）为难我、给我脸色的人，我都为难。她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秦铮从侍墨手里夺过木梳，侍墨不敢抗衡，只能任他将木梳夺去。他沉着脸看着谢芳华：“乖乖坐好！让我给你梳头。”

谢芳华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他明明就是一个缠人鬼。

“坐下！”秦铮上前一步，双手按在谢芳华肩上，用力将她按在椅子上。

谢芳华额头突突跳了几下。

秦铮将侍墨梳了一半的青丝散开，拿着木梳，一下一下地梳着她柔软的青丝。清俊的脸上毫无表情。

谢墨含也从未见过这样的秦铮，别说这般给一个女子梳头，就是说一句话也要看他心情。今日他几乎怀疑自己的眼睛花了，可眨了眨，眼前的一幕还没有消失，妹妹安静地坐在菱花镜前，他安静地站在她身后给她梳头，二人一坐一站，一前一后，丝毫不觉得违和怪异，反而自然流畅。

站在屋内的侍画和被秦铮欺凌得心有余悸躲在一旁的侍墨以及站在屋门口哭丧着脸的听言，都齐齐屏住呼吸，屋内屋外，除了秦铮拿着梳子梳头发出的丝丝沙沙声响，再没有半丝声音。

寂静中，梳头发的声音被衬托得分外清晰。

谢芳华的心口随着秦铮手的动作跳了跳，之后透过镜子看着他清俊无表情的脸，那跳跃的地方又倏地冷却平静。

大约足足用了两炷香的时间，秦铮给谢芳华梳了一个有些歪斜的云髻。

谢芳华的怒气早已在寂静中被磨得消散殆尽，看着镜子皱眉，不满地道：“你这是梳的什么头？歪七扭八的，我怎么能顶着这样的头出去？”

秦铮看着镜中的人儿，美好的容颜雅致如画，可歪斜的云髻的确为她减去了两分美感，他毫无表情的脸上染上了一抹不自然，撇开头，解释道：“一回生二回熟，我多练习几次，就不这样了。今日……你且先将就了吧！”

谢芳华瞪眼：“不行！我凭什么将就？重梳！”他不是要梳吗？就让他梳个够！

秦铮眸光闪了闪，扭过头，问她：“真重梳？”

“嗯！”谢芳华肯定地点头。

“好，那就重梳吧！”秦铮伸手，轻轻撤了簪子，勾弄几下，一头费劲梳好的青丝披散开来。他重新拿起梳子，重新梳头。

谢芳华闭上眼睛，等着他慢慢地梳。

谢墨含看着二人，暗自摇摇头。两人如此，显然容不得他人插手。即便他身为哥哥，但一个是妹妹，一个是秦铮，他就算插手，也拦不住、化解不开，只能走到一旁椅子上坐下。

侍画醒过神，给侍墨使了个眼色，侍墨立即走到桌前为谢墨含斟了一杯茶，悄悄地出了房门。

谢墨含慢慢地喝着茶，同时耐心地等着二人。

门外听见见此张了张嘴，又乖觉地闭上，忽然觉得公子怕是魔怔了。不知道从何时起，公子忽然近起女色来了，一个是听音，一个是忠勇侯府的小姐。过年这几日，公子给了听音三日假，她似乎从人间消失了一般，而公子却得了个圣旨赐婚的未婚妻。

两盏茶后，秦铮重新给谢芳华梳了一个云髻，放下手，对她道：“睁开眼睛看看，这回可满意？”

谢芳华睁开眼睛，看向镜子，的确是一回生二回熟，这回秦铮梳得好多了，云髻很正，不歪不斜，但是她偏偏不想满意，皱眉道：“太紧了，我头皮不舒服。”

谢墨含喝茶的动作顿了顿。

“那就再重新梳！”秦铮轻巧地扯掉了簪子，转眼一头青丝滑下，他二话不说，重新梳了起来，没有丝毫不耐烦。

谢芳华重新闭上眼睛等着他梳好。

听言在门外唏嘘了一声。除了听音，他还没见过公子对谁如此言听计从，难道出现一个例外就会有第二个例外？忠勇侯府的小姐也会是公子的例外？

谢墨含重新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仍未开口。

又过了两盏茶后，秦铮再次梳好了一个云髻，这一次的自然是不歪不斜同时不紧绷，且根根青丝被缠绕得极其乖巧，没有任何一根青丝落下。

“再睁开眼睛看看，这回如何？”秦铮对谢芳华询问。

谢芳华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心中暗自腹诽，人若是聪明，果然是学什么会什么，但是她偏偏鸡蛋里挑骨头，看看他耐性到底有多少。她撇嘴道：“的确是不歪不斜，不扭七扭八，也不紧绷，但是这个样式的云髻被你梳了三次，我看着都腻了，不想要这个了。”

秦铮挑眉：“那就给你重新换个样式！”话落，随手扯掉了簪子和发带，一头青丝散下。他很是干脆，没有任何不满。

谢芳华再度闭上了眼睛等着。

听言张大了嘴巴，半晌，连喘气都忘了。忠勇侯府的芳华小姐这不是明摆着在折腾公子吗？可是公子向来都只有他折腾别人的份儿，哪里容得别人折腾他？今日怎么就任人随意折腾了？

谢墨含放下茶盏，也有些看不过去了，但到底还是没说话。

又是两盏茶后，秦铮重新换了个云髻，对谢芳华道：“睁开眼睛看看，这个是不同样式的。你觉得怎样？”

谢芳华睁开眼睛，这回的确是换了新的样式，青丝盘成了数遭，高高绾起，露出她纤细的脖颈，虽然珠翠未戴，但是分外娇人。她抿起嘴角，沉默片刻，说道：“昨日英亲王妃来忠勇侯府时不就是梳的这个头吗？如今放在我脑袋上，你不觉得太……”

“这个我竟忘了，那就重来！”秦铮不等她说完，勾手撤掉了簪子，青丝再次滑落。

谢墨含扭开头，看向窗外。

听言默默地背转过身子，看着外面的天空，怀疑里面的人真是他家公子吗？他莫不是找错人了？里面那个人只不过是披了公子的皮囊而已，否则怎么能半个多时辰过去

了，还没发作呢！

然而，秦铮依然没有丝毫不耐烦，重新拿起梳子，继续换了一个样式梳头。

谢芳华这回没闭眼睛，见他动作越发流畅，丝毫不扯疼她头皮，更不扯掉她一根头发。南秦京城贵裔的公子哥，尤其是秦铮这样的高门贵裔公子，谁会动手干侍候人的活？他们觉得这是低人一等。自古以来，男人的手除了拿书卷笔墨便是骑马拿剑，可是偏偏就有这样一个人，处处不理睬世俗规矩，不论身份和地位，固执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

又是两盏茶时间，秦铮在谢芳华的目光下重新梳好一头云髻，看着她道：“这次如何？你若是不满意，我们可以再换。”话落，他柔和地补充道：“我自小就看兰姨给我娘梳头，她会的所有样式，我都会，开始不熟练，但是次数多了，也就熟练了。开始梳不好，但是梳得多了，也就梳得好了。”

谢芳华看着镜子不说话。

谢墨含终于回过身，低低地咳嗽了一声，提醒道：“再梳的话，就过了早膳的时间了。”

秦铮扭头瞅了谢墨含一眼，手按在谢芳华的肩上，微微一笑：“过了早膳的时间又有什么关系？爷不饿！”

“你不饿我饿了，就这样吧！”谢芳华终于败下阵来，无奈地摆摆手，她的好脾性遇到秦铮总要打个对折。这个人就是有本事让她气也不是怒也不是。

“好，那就听你的。”秦铮扔了梳子，转身走到谢墨含对面坐下，对他道：“给我倒一杯茶！”

谢墨含笑着看了他一眼，给他倒了一杯茶。

秦铮大约是真的渴了，不顾茶热，端起来一饮而尽，之后放下杯子，毫不客气地指使谢墨含：“再来一杯。”

谢墨含又给他倒了一杯。

秦铮再度一饮而尽，之后放下茶盏，手又指了指空杯子。

谢墨含意会，又给他满了一杯。

秦铮又喝了，见谢墨含依然拿着茶壶，他摆摆手：“不要了！”

谢墨含放下茶壶，看了谢芳华一眼，见她已经从镜子前站起身，对她道：“既然早膳的时间已经过了，就不必去爷爷那里折腾了，在这里用膳吧！”

谢芳华点点头。

“秦铮兄想吃什么？”谢墨含问秦铮。

“随意！”秦铮揉揉手腕，丢出两个字。

谢墨含看了他手腕一眼，拿了那么长时间梳子，手腕不疼才怪。他忍住笑意，对外

面吩咐：“将早膳端来这里！”

“是！”侍画、侍墨应声，连忙去了。

听言在门口纠结半晌，觉得公子已经不是以前的公子了，若是他还想留在他身边吃穿不愁，什么烦心事也不用做不用想的话，那么只有一条路可走了。于是，他立即趁机道：“两位姐姐，我也跟你们一起去帮忙端早膳吧！”

侍画、侍墨脚步一顿，对看一眼，不知如何回应。

“我在我们英亲王府的落梅居里，干了多年端菜端饭的活，熟得很。”听言道。

侍画、侍墨见屋内的人没有反驳，基于他是铮二公子的小厮，齐齐点了点头。

听言立即乐呵呵地跟在二人身后去了厨房。

谢芳华向外看了一眼。清河崔氏来人抓听言回去，尤其来人还是听言的亲生父亲，也就是清河崔氏的二老爷，今日是大年初二，如此刚过了年就急急赶来京城，难道是清河崔氏有了什么变动不成？否则，不管听言多年，为何如今如此急切地要听言回去？秦铮看了谢芳华一眼，对她指了指他身边的椅子。

谢芳华对于他的反客为主白了一眼，坐在了谢墨含身边。

秦铮没得她好脸色，也不以为意。

谢墨含对于这二人如今如此僵硬的相处情形也是有预料的。他的妹妹多年来一直在无名山，养成了沉静稳重有些孤寡的性子，同时也养成了对感情淡漠凉薄的姿态，除了亲人，怕是很难有什么情感让她触动牵扯；而秦铮则是霸道张狂，只要认准一件事情就势在必得，性情莫测，阴晴不定。多年来看似呼朋引伴，但骨子里的孤傲和孤僻使得能让他费尽心思寻人相处的时候少之又少。所以，这样的两个人，如今撞在一处，纠缠在一起，可想而知。

一个是恨不得退避三舍，躲瘟神一般地躲着一个人不想靠近。

一个是恨不得步步紧逼，日日缠着看着一个人搁在眼前才放心。

这样两个人，他都觉得头疼，但同时又觉得，若不是这样的秦铮，又有什么样的男人才能让妹妹打开心门？

这样一想，一时间竟觉得这场婚约不知是对还是错了！

“哥哥，你今日没有什么事情要做吗？”谢芳华伸手去拿茶壶，打算倒一杯水，秦铮抢先一步拿到手里，斟了一杯水递给她。她看了秦铮一眼，默默地接了过来。

谢墨含将二人的动作看在眼里，笑了笑：“本来昨日定了让钱家班子今日再开唱，英亲王妃和六婶母继续听戏，可是早上英亲王妃派人来传话，说今日英亲王府有客到访，不方便再过来，我就没有什么事情了。”

谢芳华点点头。

“秦铮兄呢？听说英亲王府来的客人是清河崔氏的人，你是不是应该回去看看？”

谢墨含看向秦铮。

秦铮嗤了一声，不屑地道：“不过是拿一个儿子的命回去救另一个儿子而已，有什么可看的。”

谢墨含一怔：“你说的是你身边的听言？清河崔氏来的人是急着要他回去救人？”

秦铮点头，手轻轻叩在桌案上，不以为然地道：“清河崔氏虽然是诗礼传家的清流大族，但到底私底下也有着不为人知的肮脏事儿。同样是亲生的儿子，但到底是死了娘的儿子比不过没死娘的儿子。一个成了亲的，一个就注定是捡来的。”

“清河崔氏的二老爷我见过一面，诗书气很浓，风流清傲，应该不是那等人，同样是儿子，他该不至于糊涂到拿一个儿子的命去换另一个儿子的命才是。”谢墨含疑惑，“他不是一直坚持嫡庶之道，待听言成年，就让他回去执掌家业吗？”

“书读多了，日日死抠着书卷，就变成呆子了。”秦铮哼了一声，“他是一直坚守嫡庶之道，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惹急了他续娶的夫人。听言一直在我身边，有我娘做依靠，一旦回了清河，继承清河，她的儿子怎么办？所以，便不惜用自己一个儿子的命，来下了圈套，诱回听言，除去他。”

谢墨含一惊：“清河崔氏二老爷续娶的夫人竟然如此心狠？我记得她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吧！舍的是小儿子？将他如何了，才需要听言去救？还要以命抵命？”

“血毒，听说过吗？”秦铮看向谢墨含。

谢墨含面色微变，低下头：“知道一点儿。”

“你呢？可知道？”秦铮看向谢芳华。

谢芳华眸光沉了沉。当年她爹娘就是中了血毒而死，那一桩十几年前的意外不过是血毒而已。她面色不变，摇摇头，冷静地道：“不知道。”

秦铮深深地看了她一眼，转回头，继续道：“中了血毒者，大罗金仙来了也难救活。唯一的办法就是以血换血，以血替血，以血养血，以血补血。可是即便这样，不是百分百匹配的血，也是难救活。古往今来，没有一个中了血毒能够救活的人，不过是多搭一条人命罢了。”

“这么说清河崔氏二老爷家最小的公子中了血毒，需要人救，但为何非听言不可？”谢墨含不解，“我知道是需要亲人的血才能换血，可是他亲哥哥岂不是比听言这个哥哥更适合百分之百的血体？”

秦铮道：“话是如此说，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听言吃过一株雪莲。他的血能解毒，而别人的血却不能。”

谢墨含了然：“原来如此！”

“可是血毒怎么可能是区区一株雪莲就能解的毒？愚蠢！”秦铮冷笑了一声。

谢墨含沉默片刻，问道：“既然如此，你刚刚还说让听言回……”他话音未落，闻

到了一阵饭菜香，向外看了一眼，见侍画、侍墨、听言三人端着饭菜回来了，住了口。

“人家亲爹来要，我能阻止得了？”秦铮坐正身子。

谢墨含想着清河崔氏是英亲王妃的娘家，听言是清河崔氏的嫡子，他若是强留的话，清河崔氏那边对于子嗣有难秦铮却不放人见死不救的事情自然要怨在她身上，那样的话，就撕破脸皮了。虽然秦铮天不怕地不怕，但也需要顾忌英亲王妃，那毕竟是她的母族。想到此，暗暗叹了一口气。

“世子，小姐，饭菜端来了！”侍画在门外轻声道。

“端进来吧！”谢墨含摆摆手。

侍画、侍墨二人端着饭菜进来，听言犹豫了片刻，也跟着走了进来。

三人放下饭菜碗碟，侍画、侍墨退了下去。

听言却苦着脸站在秦铮身边，小心翼翼地喊：“公子……”

秦铮瞥了他一眼：“我刚刚的话你没听到吗？”

“我不回去！”听言倔强地站在秦铮面前，固执地道，“当年我来到英亲王府时，就想过了，这一辈子再也不回清河崔氏。我虽然不聪明，但我也并不傻，我知道，只要我回去，准没活路。公子，您难道真想看着我回去送死？”

秦铮本来拿起了筷子，闻言啪的一声将筷子打在了听言的身上，怒道：“你在爷身边待了多少年？就学了这么点儿出息？你回清河就只会送死？”

听言被打了个正着，秦铮虽然用的是一双筷子，但是也下了力道，他被打得挺狠，闻言哇的一声哭了。

谢墨含一呆。

谢芳华嘴角抽了抽。说哭就哭，还跟个孩子一般，让她觉得，听言不是秦铮的小厮，倒是他的儿子。虽然是从小一块儿长大，可是心眼儿怎么就一个长左一个长右了？一个让人想起来就头疼，一个则是离不开娘的孩子般脆弱。

“滚出去！”秦铮踹了听言一脚。

听言不但不躲，还顺势抱住秦铮的脚，哭得眼泪横流：“公子，虽然我跟在您身边学了多年，可就是骑马也赶不上您啊。清河崔氏明里光鲜，背地里乌七八糟，我回去不是送死是什么？公子，您不能不管我啊。您若是不管我，我可就真的死了啊。”

“爱死不死，你这样的废物，死一个少一个。”秦铮骂道。

听言摇头，哭着道：“我是有点儿废物，但也不是那么废物啊，您好好想想，我不是一无是处的，我会烧火，会劈柴，会打扫院子，会端菜，会拾掇屋子，会在您跟前跟后跑腿，更会给听音煎药，我煎药从不糊锅，连孙太医都夸奖我煎的药药效正好，越来越会了……”

谢芳华见听言提到了听音，微微垂下头。



谢墨含看了听言一眼。

秦铮本来想再伸脚踹走听言，听到听言的名字，眸光忽然动了动，扫了谢芳华低垂的眉目一眼，慢悠悠地道：“这样说来，你也不是没用！”

“对，我不是没用！”听言连连点头。

“这样吧！你既然是我的小厮，跟了我多年，当初我娘将你带离清河，转手给了我，我也能转手送给别人是不是？”秦铮手支着额头，漫不经心地道，“你一日没离开英亲王府，一日还是我的小厮，还受我的支配，是不是？”

听言一呆，抬起挂着泪痕的脸看着秦铮。

秦铮撤回被他抱着的脚，随口道：“从今日起，我就将你送给我的未婚妻吧！”

谢芳华身子一僵，抬头看向秦铮。

秦铮对她露出微笑，柔声道：“你身子骨不好，需要人侍候，但依我看，你屋子里侍候的这几人从小就练武，应该没怎么好好地学过侍候人的活计吧？所以，侍候起人来笨手笨脚。哪里像听言，他从小做的就是侍候人的活。你这院子里的人，还真是没一个能赶得上他的。”

听言顿时蒙了，呆呆地看着秦铮：“公……公子，您要将我送人？”

“怎么，难道你想回清河？”秦铮挑眉。

“不想！”听言立即摇头。

“既然不想回去，就别多话！”秦铮训斥道。

听言立即闭上了嘴。

“子归兄，我娘昨日和老侯爷以及你商量的采纳之礼的事情了吧？”秦铮问向谢墨含。

谢墨含也有些蒙，看了谢芳华一眼，见她没说话，他点点头：“商量了，虽然大婚还要三年，采纳之礼一般都是要大婚前才下，目前只是定了婚约，只需交换信物即可。但是王妃说她喜欢妹妹，想早点儿落实关系，以后相处起来，关系才能更和睦，便不按规矩了，十日之后就下采纳之礼。”

“那好，听言就算我提前给你下的第一批采纳之礼。”秦铮愉快地道。

谢芳华竖起眉头，提醒他：“采纳之礼有送人的吗？我怎么没听说过？”

“以前可能没有，以后就有了。你是我要娶的媳妇儿，我说给你什么礼就给你什么礼。谁敢说出不字来？”秦铮嚣张地哼了一声，一锤定音，“就这么办了！”

谢芳华想着他可真会将麻烦扔给她。

“滚起来，给我去那边桌面上拿笔墨来，我现在就立字据，将你送给她做采纳之礼。”秦铮又踢了踢听言。

听言看看谢芳华，又看看秦铮，不太灵光的脑子滴溜溜地转着。以公子今日不厌其